堂山集卷之十九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十九

論五篇

史論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詞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

以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簒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illegible]之兵絕而墜之耶比於春秋之法盍元兇首罪必[illegible]而況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之毒漢自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能脩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簒賊之路又不能敢昭名義蜀之司隸以誅其左顧乃區區以詢袁紹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猶優游以待外諸將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亦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燒宮室墓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尊禍倍萬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耶夫外諸將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

者憂其家之為禍也收虎豹之屬入于室而獸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崇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幼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致而戒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悖悖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奥先視其突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突而視之乎

述秦論

齊有仕於秦者見秦之論下以為猶齊也訑訑焉弗陳焉洋洋焉忘焉或曰夫今君王所以屬吏予黔首吏受令不可滯令足下滯令何也曰吾所以棄邦國

至秦以秦強大可因自安也今君王之令日乃數十下吏蔑能汚紓旰晏也願告以君王歸之或以告秦王曰四方之客咸以君王令繁不能承也且欲返去故邑以避君王之誅昔先君以士之益秦國也故引天下之賢人同秦國之富興王伯之業今客皆庸鈍無事實又以非君王之法且後何以令國中不若因逐之秦王曰唯唯甘茂曰不可夫秦伯王之所聚天下之表也士咸以君王賢聖可以寬人之憂皆歸之若水下趨壑故海內之國獨秦鉅然盛矣今君王非有重大事狗馬音聲乃恒主所敗覆者日日下以繁吏吏故有以瞷君王之幽也今不反飭於內而逐客於外是以約天下尠秦也宜重謝吏以明君王之服秦王曰唯唯明日秦王乃出狗馬音聲之事一心以治秦國秦國大治君子曰夫君王之心不可無正人論道也秦有甘茂反以揚矣然微齊各言茂將無以藉矣進言於君者寧可以無所藉哉

友論

夫所謂友者與而內我以道者也古之人雖自聖神必有友友也者友其德而資乎我者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人非無友

也友其所友而不擇也友其所友而不擇則終日與
俱非淫褻狎媚有弗入也非財利物貨有弗親也非
憂患死喪有弗止也如是則盡愈無友者也道不知
加焉曰吾有友也友之道益如是乎我徒以順而莫
我逆者曰此吾之善友也我將無惑焉凡所以陷吾
使吾日就於牛馬禽獸而莫之知者皆彼所以莫我
逆也其曰惟久友焉以道而責我我惟日景景焉亡
獲於心曰豈所以識我朝夕所與者皆自誇侈者也
彼烏能有我也是則所以使吾日就於聖賢君子之
域而莫之知也何邪其邪者安吾情而易入者也其
正者皆拂吾情也人孰知夫逆順之際可以利害於
我而為之區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貴自審而
已矣然乎其正則從乎其正審乎其邪則絕而勿從
凡正言終日而內我以道者皆正也凡徒然與好終
日而不內我以道者皆邪也吾志於道者皆吾從而
已矣吾弗志於道則凡弗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由是
則君子小人可以區而所以順逆於我者可知也由
是則吾終日唯唯焉惟所語而由所弗改則所以為
我者可知也故寂寂之語附耳之論皆淫褻狎狎可
勿近也夫德者難成而惡者易放也使與十人居之

有五人焉正襟危坐非先王之道有弗言也非先王之行有弗行也其五人擊筑呼嘯非鄭衛之音有弗為也非桑中洧上之事有弗說也則孰從乎我非甚明者則前五人者有弗屑也使五人咸亡焉日與後五人者居之未有能悟者矣故吾為甚懼焉榆次金可卿因與余論友余以是言之且將以自求也

詰客論

客曰墨子之悲乎絲之染也偽而已矣凡異端者皆務危論駭人如墨子之說則墨子將自不可以行墨子之道也且墨子之衣豈盡素耶其事豈盡其本耶從墨子之道則可以弃冠裂服破其宮室裸而逐露而居者也是非墨子之行矣是則偽而已矣康先生曰墨子之言信偽而已矣然固有其指其指曰夫天下之色不齊染之於其青則亦青而已矣染之於其白則亦白而已矣染之於其玄其黃其赤則亦玄黃與赤而已矣是以傷乎其習之至是墨子之心也今有惡人者其行雖無齒也其常行而言必屢合聖人之指者何也其所以審乎其故行熟也從墨子之行并疑其言是非所以廣述聽周察博務者也今夫瞽者聘者人之所共弃也至其道詩鼓瑟也則人人爭

先聽之是豈重其瞽與瞽者也重其所道與所鼓耳今之學者稱古人之法曰儒墨墨之道雖不可取也然而與儒同稱矣猶之飲泉焉雖不及源而已免渴矣且子以墨子為賢人惡人矣乎夫如為惡人也則其言或不可弃以為賢人則其言固不賤於瞽者瞽者之所道矣瞽者瞽者之所道世且以為貴而聽之則吾所貴於墨子之言寧不已勝於貴瞽者瞽者之所道哉

釋客論

客有不樂其官者康子曰夫子何不樂官吾以遼僻不近人事非所以仰望於官者故弗樂也康子曰異哉子之樂也使子以千室之邑治之乃所以謂能仰望於官而樂也是子之樂樂諸其食而已也夫官者食而事之者也君子之於官也惴惴如有持而弗勝矣今子不揣其事而擇其所能食亡可以自官矣古者于官之至也汲汲焉辭焉委委焉弗肯就焉曰恐鄙人不可或以僨君王之命也子以為仰望而刻計之惟其所不豐而憂也是所以事官耶今夫事固有不同者其抱關擊柝者雖以急其食也然不望其大且貴以多其食者以抱關擊柝之事易盡也今子所

求於官者曰吾不能食也吾庶幾由是可以免吾耕耨之苦也及既官焉則曰遼僻不近人事非所以仰望官也是何止於千室之邑治而有之而已者也是盡天下之物有而後慊者也故曰樂諸其食而已也客憮然曰先生之教我也我故謂不能復得仕也將由是死於溝壑之中即以食而言也寧不至大豐然已賢於死諸溝壑之中矣樂然於官盡其心為之遂以賢聲名其官

風俗論

夫天下之勢其所可見者常出庸人之所喜也庸人之所喜也故天下莫有强焉宋人貴鷄豚而四境盡塒笠戎人尚酪乳而部落盡菅蓿觀諸庸人之所喜而天下之勢可見矣故國之治亂視風俗之淳漓風俗之淳漓視斯民之好尚夫邰以后稷開國其風俗淳然無偽也乃至於後尚鬬使氣不肯順理豪桀者至於持把治吏鄉人皆相推畏高之又習侈善享無豐歉之節日日擊鼓聚會靡有猒飫好蕩之人得分銀尺布則置酒弗計蔬饌召倡優女子彈弦跕躧不辟長老時節遊衍女子率冶容妖服佔佔自見或又好慡快為賢多言習禮送死奢靡擬諸王侯壻貧婦

翁至於傾產甚者禮佛飯僧謂有益於死者而於今不易也昏禮爭財至相搆訟貧者入贅無異厮僕或又以女易女謂之換親而謄說是非多至離異父或愛子私為營產身死未寒兄弟漁肉不蕩貲廢業不已也嗚乎今之關中猶古之關中也而今之民俗非古之民俗也然則從而新之豈不由於上作哉

雜著十二篇

說山

康子曰夫天下之至高者莫有如山也使無有草木鳥獸以聚焉則丘垤之高耳故凡積土而起者皆可以為山山必有草木鳥獸而後可以為高何也辟之人焉必宮室而居衣裳而服禮義而用然後可以為人也被裸而行手足而立者自夷狄之外豈謂彼非人哉謂其不宮室而居衣裳而服禮義而用也

文說

古之文也充之而後然故其師也法而章焉今之文也成之而後思故其敝也渙而晦焉充之有道窮理博文而已理不窮則無以得其旨趣之所在文不博則無以盡其法度之所宜故窮理博文而約之於禮然後可以言其文也

說事

事有所始然亦有杳漠無以見者弗詳而思也夫天下之物豈有無始而朕者其至於杳漠無以見何也所以交乎物者私意相逐而亡所分勢態相安而亡所擬也夫私意相逐而亡所分彼以是要我我曰彼如此以誠也日日以其所直者道彼久而我叛也而乃且曰我未嘗怒不忠也安知其相安於勢態而亡所疑耶故曰事有所始其杳漠無見者弗詳而思也

諫解

濟世之士其所操者與人異也何也彼之志其人之雀利人之居資人之食日與人狎而不知其敗趋炎炎之勢而不知其焚故雖同羽毛齊飛躍其志則弗若之矣且丈夫之儀昂首而引氣也狻犬之操卷曲而俛媚也向為身死而不能為父母之養乃詘身見崔子也乃又利他人之事而詘身是狻犬之操者也客出晏子謂門人曰夫義者君子所以嚴已禁物也一或舍焉則人咸趋矣士可以舍義弗立而使為人趋哉

序鄭葭事

鄭葭惡於宰夫郁伯郁伯毀於王曰吾必治之葭之

支道聞而告葭曰大夫其亡乎郁伯以告王曰葭子私論王不誅王不能令於楚國也王信郁伯之語以移君矣請善記之鄭葭曰吾非怒於郁伯也其豎人華斯灌諸者也吾聞郁伯善於司馬錐父請同錐父言二子也其友曰是非大夫取畱於宗廟者也今二子之讙於郁伯猶徒也今不能濟必大悔矣吾聞之焉鄭子斯者王之所最幸而郁伯錐父之仇也今莫若同錐父言之曰斯有惡於君仲與郁伯吾因論君仲之賢而斯惡之我憶其必愬臣於王也願見郁伯告之則錐父必大喜矣錐父喜必先以告郁伯郁伯非深惡大夫也以二子言與斯善爾今不親斯郁伯當曰大夫來親已也必以二子告大夫其免已矣葭由客之言告錐父錐父果大喜而內之郁伯郁伯果以二子之語告葭康先生曰予見故語論載葭與客之事喟然嘆曰何以紛紛爾也及諸吳之事觀之乃知有不得已而為之士遭其亂謬移貽之禍良難矣哉故予惡其序之不倫乃猶為正說焉

贊六篇

南嶠子陰德贊

予往過鄭會漢陂先生言及南嶠子之賢如此其

陰德表表然非人所能及也南嶠子儒職也祿薄
地寒王邦相鄰之齊民與南嶠子風馬牛不相及
也携幼子客寓潛江潛江之人何無一人憫惜之
者顧六歲兒匍匐見南嶠子南嶠子不忍之心則
勃然而不可遏求醫藥致館穀不幸而死既為之
棺殮又擇地寄葬表之以石收養其子教之讀書
於乎仁乳載籍所見若南嶠子實未多有比得南
溟子樊火南所撰南嶠子陰德傳心寔慕焉為之
贊曰
繄惟天地大德曰生仁為人心心孰不靈厥養既薄
念欲斯乘既窒既梏至德以傾達不舉職殘物醸名
窮罔思義遠天取盈比之南嶠殆若蛆蠅聖人致曲
曲能有誠從約致博奚性弗克牧此大邦下民是承
顛連困鬱遐邇同情心誠求之物用乃亨惟君不二
惟行斯貞
君相桓桓推賢任能夾輔弘化易如建瓴勝殘拯溺
世萬共稱嘉子之仁因心匪迎言不盡意但發厥聲
南嶠子姓任名良幹字直夫桂林人也舉廣西鄉
試試禮部下第拜潛江教諭行取陞知信陽州信
陽得此長者民之福也

魯齋元生像贊

聖賢之學帝王之佐生頑匪辰業則已大叙此彝倫
光我華夏人或以仕元為之辭吾以為功不在禹下

楊宗文像贊四首

赫赫明庭百辟斯彈嗟嗟君子服此豸冠過以克正
邪以是端有嚴有翼　天子孔安匪冠斯安惟我罔
愆淑人君子胡不萬年

右朝服像

凜乎其躬肅乎其容繩糾是司夙夜在公在公伊何
王敬作所攄誠畢忠替否獻可爾心靡遺適志用妥
百僚師師孰敢云惰

右公服像

溫而彌莊斂而愈章端身示軌左陰右陽清以起懦
正以規曲靖恭爾位邦家之穀明不愧隱行必副志
爾色孔康子孫求類

右常服像

肇遊振景遠蹈恢清虛襟克濟孤抱彌貞藻文星燦
英德風偃即之未嘻張之或卷瞻而知心覩形諒躅
岐陽之鳳崑岡之玉

右半身像

1394F
14ney47

對山集卷之一十